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中俄關係20年：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

Review and Outlook of 20 Years of China-Russia Relation: Power, Interest and Identity

doi:10.30390/ISC.201412\_53(4).0002

問題與研究, 53(4), 2014

Issues & Studies, 53(4), 2014

作者/Author：郭武平(Wu-Ping Kwo);許菁芸(Jing-Yun Hsu);黃建豪(Chien-Hao Huang)

頁數/Page：29-6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4/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412\\_53\(4\).0002](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412_53(4).00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中俄關係 20 年： 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

郭 武 平

(南華大學國際事務與企業學系歐洲研究碩士班教授)

許 菁 芸

(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人文社會學科公憲組助理教授)

黃 建 豪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研究所博士生)

### 摘 要

近廿年來中俄關係已從友好的、建設性的成為戰略性的夥伴關係，進入中俄前所未有之友好高峰期。實際上，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中俄的權力分布共識與利益匯集於因應美國霸權的威脅，由於美國對外戰略牽動中、俄關係的發展，中俄雙邊互動也影響著大國權力平衡關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本質除了有關平衡美國霸權外，既有的雙邊共識與追求利益張力似正影響著雙邊關係的發展。隨著美國單極的鬆動與中國的崛起，中俄關係逐漸偏離傳統權力平衡的意涵，轉為更為複雜的「制度性平衡」。因此，本文結合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三大學派不同面向的建制觀——權力、利益、認知的分析折衷主義和制度性平衡，去觀察二十年來的中俄關係，更能窺知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的全貌。中俄雙邊反覆多變的關係變遷，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本質的變化，以及中俄雙邊將如何建構未來關係，都是本文所欲探討的課題。

**關鍵詞：**中國、俄羅斯、戰略協作夥伴、分析折衷主義、制度性平衡

\* \* \*

---

\* 本文為國科會個人型專題研究計畫「中俄關係 20 年：權力、利益、認知的回顧與前瞻」(NSC100-2410-H-343-008)之研究成果。本研究並接受 2012 年台北論壇基金會「政策創新研究獎勵」補助青年學者許菁芸，於 2012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3 年 1 月 30 日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短期田野調查而完成。作者非常感謝本刊兩位匿名審查人對此論文悉心審閱並提供寶貴意見，提供本文修訂與更多延伸性的思考。

## 壹、前言

普欽第三度就任俄羅斯總統後，於2012年6月5日首次拜訪中國。訪問期間，中俄兩國簽署了17份不同種類文件，並於6月6日發表《中俄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sup>①</sup>進一步落實未來十年中俄關係發展規畫，東亞兩大強國間的微妙互動極受國際關注。

2013年7月5日至13日中俄舉行「不針對第三方，不會對任何國家的利益構成威脅」的「海上聯合—2013」軍演，中俄陸軍還於7月27日至8月15日在俄羅斯中部的車里雅賓斯克（Chelyabinsk）舉行「和平使命—2013」聯合反恐軍演。7月5日的海上軍演，是兩國軍方與外國聯合舉行的演習中規模最大的一次，此體現了中俄軍事紐帶進一步密切，也是中俄兩國元首就增進政治互信、深化軍事合作、鞏固和發展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共識及協議的具體顯現。

中國近二十年內在政經等方面強勢崛起，俄國也逐漸從蘇聯解體的挫敗中復甦，前者擁有相當大且成長快速的經濟及軍事體系，後者則有核武、豐富石油天然氣，及重要的軍事戰略地位，而兩者皆是美國不想也不能放棄建立良好關係的重要國家，也是預估在不久的未來，決定東亞區域霸權舞台上的要角。

從1990年代初蘇聯解體後，中俄雙邊關係在摸索中前進，由於雙方在國際體系運作上，對一些國際議題，尤其是區域安全議題上，在美國的介入下，雙方的合作意願與看法日漸趨同，從1996年俄羅斯和中國公開宣示雙邊將建立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strategic partnership）後，雙方合作可獲得的利益亦有增加的趨勢，因而形成中俄合作日益密切的互動結構。

當前的中俄關係議題涵蓋層面廣泛而複雜，在檢視中俄關係的理論中，多由新現實主義、新自由主義、建構主義等國際關係三大學派中，也就是以權力、利益和認知觀做研究框架，去探討中俄關係間的變化與局限。中俄兩國間雖有著極大的矛盾與利益衝突，但是，卻在這二十年來關係日趨緊密。近年隨著美國單極的鬆動與中國的崛起，中俄關係逐漸偏離傳統權力平衡的意涵，因此，如能真正深入研究中俄關係這二十年來戰略合作的動機、合作架構的形成與穩固因素，更能由此而了解中俄關係未來的趨勢。因此，本文將試從權力、利益與認知面，採用分析折衷主義（analytical eclecticism）<sup>②</sup>與制度性平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sup>③</sup>概念，經由經濟互賴與權力分

註① 新華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2012年6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06/c\\_112137977.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06/c_112137977.htm)>，檢索日期：2013年2月4日。

註② Peter Katzenstein & Rudra Sil, "What Is Eclecticism and Why Do We Need It?" presented for the 7<sup>th</sup> Annual Meeting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September 1-4, 2005), p. 8.

註③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8), p. 492.

布的分析，來探討近二十年來的中俄關係與未來發展。

## 貳、分析折衷主義與制度性平衡

由於現今中俄雙方的合作層次已不同於以往的國家間合作，需要一種框架用以解釋近年來頻繁的中俄互動在目前的國際建制（International Regime）中，雙方於多元層面合作下仍然存在的權力競逐，以及雙方在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後，迅速發展的戰略夥伴關係。

國際建制係由拉格（John G. Ruggie）所提出，拉格認為國際建制係指「一組國家間相互期望、規則、條例與計畫，或者是組織起來的力量與財務上的承諾，以上這些都是一群國家所共同接受。」<sup>④</sup>克瑞斯勒（Stephen D. Krasner）提出了較為普遍接受的定義：「一組明示或默示之原則、規範、規則或決策程序；在此一基礎上，匯集某一特定國際關係領域中成員們的類似期望。」<sup>⑤</sup>國際關係學者對於國際建制的觀點可分為三大學派—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新自由制度主義（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及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而各學派對於國家間的合作分別採取新現實主義的權力觀、<sup>⑥</sup>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利益觀<sup>⑦</sup>及社會建構主義的認知觀。<sup>⑧</sup>

註④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3 (1975), pp. 557-583.

註⑤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

註⑥ 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認為，利益是判斷與指導政治行為唯一永存的標準，且可用來定義權力。而華茲（Kenneth Waltz）認為，決定國際關係變化的主因在於國際體系的因素，而國際體系又係以國家間權力的分配為主要癥結。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普遍的不安全感將促使國家尋求生存，而追求權力求取自身「絕對獲利」（absolute interest）及關注他國的「相對獲利」（relative interest）成為主要工具，而國際合作僅係達成這些目的的手段之一。史尼達（Duncan Snidal）亦認為，國際間的合作雖非不可能，惟合作仍須仰賴國家權力。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60), p. 972; Kenneth N. Waltz,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pp. 88-101; Duncan Snidal, "Relative Gain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4-11.

註⑦ 基歐漢（Robert Keohane）及奈伊（Joseph S. Nye）曾以互賴（interdependence）來解釋 1970 年代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新國際建制與非國家及其相互間關係。然而，國家在理性功利至上的影響下，本諸國家利益與理性考量，當國家間重疊利益出現且合作有利於自身時，附條件式的國際合作便可能發生。國際制度將有助於國際合作，且當兩個以上國家參與國際合作時，國家合作意願的考量將不受相對利益所局限，而係以國家的絕對利益為主要考量。Robert O. Keohane &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9), pp. 338-339; Robert O. Keohane,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141-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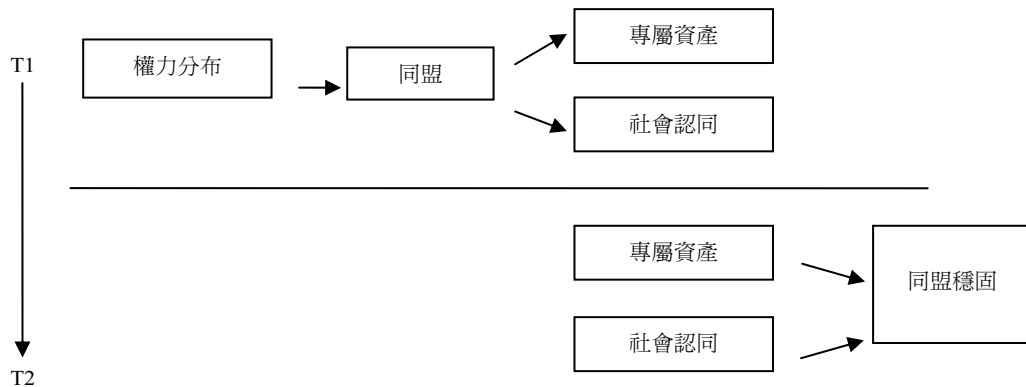
註⑧ 溫特（Alexander Wendt）認為，國際的社會行為者係以認同來區分「我」與「他」，國際體系之結構係由社會關係層面，透過回溯先前之主客體互動由主體認知而定之情形，體系結構係由主體認知所形塑，進而影響主體之行爲。是以一項認知及概念在國際社會中被賦予社會意義，產生規範性質後，在國際社會中擴散與內化，此時即具賦予物質意義之社會化效果，具有達到建制化之可能。Alexander Wendt,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Summer 1995), p. 72.

而近年來國際關係學派雖多元發展，卻無法改善國際現狀解釋不力的現實，促使學者們開始反思這些理論的效用問題，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者基歐漢（Robert Keohane）指出，在 911 事件發生之後，非正式的暴力行為，使學派之間的爭論顯得狹隘，因此，只有透過各學派間對國際政治基本要素的整合，才可望改善現今理論的解釋力。<sup>⑨</sup>卡贊斯坦（Peter Katzenstein）及希爾（Rudra Sil）提出分析折衷主義，在實證研究中使用務實方法，將不同的研究傳統組成要素加以整合。分析折衷主義的主要目的係透過不同範式的補充與整合，以加強國際關係理論的解釋力與預測力，使研究者具備觀察國際事務的多重視角。該主義係從相互獨立的研究傳統中，重新組合出一種結合相關概念及方法的獨創性排列。<sup>⑩</sup>

### 一、分析折衷主義模型

約翰霍普欽斯大學教授 J. J. Suh 於 2004 年提出一個國際間合作的模型，該模型將新現實主義權力觀的權力分布（power distribution）、新自由制度主義利益觀的專屬資產（asset specificity）及社會建構主義認知觀的社會認同（social identity）三大因素加以整合，使之成爲一套解釋兩國同盟動機與愈趨穩固的情勢的模型。根據該模型，權力分布爲國際間合作或同盟的主要動機，而當雙方進入同盟之後，將產生專屬資產及社會認同（如圖 1 之 T1），而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產生後將使原先的同盟更趨穩固（Alliance Persistence）（如圖 1 之 T2）。

圖 1 J. J. Suh 的同盟模型



作者註：T 代表時間序列

資料來源：J. J. Suh, "Bound to Last? The U.S.-Korea Alliance and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CA: Stanford Press, 2004), p. 169.

註⑨ Robert O. Keohane,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

註⑩ Peter Katzenstein & Rudra Sil, "What is eclecticism and why do we need it?" *op. cit.*, p. 8.

該模型的重要因素定義與特性如下：<sup>①</sup>

(一) 同盟的動機—權力分布：權力分布具有可認知性，且可由國家自身獨立所得出，基於此種認知，國家可察覺外部危險 (external danger) 之存在。當某些國家不樂見權力分布時，防禦同盟 (defensive alliance) 即成為制衡該分布的主要工具。

(二) 同盟：兩個主權國家間存在正式的協定，而該協定係以明確的軍事合作可能性為其推定之目的。如此的定義也可延伸至較廣泛的合作，例如：結盟 (alignment) 等較為非正式且內涵較為廣泛的概念。

(三) 專屬資產：專屬資產可分為四大類：設備 (equipment)、過程 (process)、人力資產 (human asset) 及區域專屬 (location specificity)。雙邊投資行為亦可視為專屬資產，雙方同盟下的雙邊投資行為將使終結同盟耗費高度的機會成本，而有助同盟的維繫。

(四) 社會認同：所謂的社會認同，係在同盟的實踐中，同時產生出「我們」與「他們」的區分。雖然社會認同無法作為一個同盟的動機，卻可成為同盟穩固的動力。<sup>②</sup>

然而此模型亦存有尚未解決的問題：其一，此模型並未敘明在何種情勢之下的權力分布將成為雙方同盟的動機；其二，Suh 認為同盟將產生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進而鞏固同盟關係。

但是，Suh 的同盟看法係採用 Kegley 與 Raymond 對於同盟的定義：「兩個主權國家間存在正式的協議，而該協議係以明確的軍事合作可能性為其推定之目的。」<sup>③</sup>但是此定義較為狹隘，比較多學者，如 Walt 及 Barnett & Levy 則對同盟採用較廣泛的定義：「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之間正式或非正式的的安全合作協議，及在未來特定條件下，雙方在安全問題上達到一定程度的政策協調的期望。」<sup>④</sup>在如此廣義的內涵下，可能包括多種的同盟關係，如軍事同盟、經濟同盟等。但雙方如在短暫的同盟狀態下，亦難以出現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是以，同盟的發展方式尚需進一步釐清。

## 二、制度性平衡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冷戰結束後，美蘇的兩極體系正式瓦解，而區域主義 (regionalism) 則逐漸在世界各地興起。對此，學者提出制度性平衡概念用以解釋亞太區域整合之現狀。制度性

---

註① J. J. Suh, "Bound to Last? The U.S.-Korea Alliance and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CA: Stanford Press, 2004), pp. 165~169.

註② J. J. Suh, "Bound to Last? The U.S.-Korea Alliance and Analytical Eclecticism," *op. cit.*, pp. 134~152.

註③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Raymond, *When Trust Breaks Down: Alliance Norms and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註④ S.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M. E. Brown, S. M. Lynn-Jones, & S.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pp. 208~247; M. Barnett & J. Levy,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The Case of Egypt 1962~7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3 (1991), pp. 369~395.

平衡係立基於新現實主義的基礎上，接受無政府狀態及國家追求安全的兩大假設，並整合新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與新自由制度主義的互賴（interdependence）及國際制度。<sup>⑮</sup>

制度性平衡係指透過發起、利用及主導多邊制度，來針對壓力與威脅作出反擊。制度性平衡中有兩個獨立變數：其一為經濟互賴的程度，基於愈趨緊密的經濟互賴，國家開始選擇以制度性平衡的方式來面對體系內的威脅與壓力，而非傳統的軍事同盟；其二為國際體系中的國家權力分布，依傳統國際權力分布的單極、兩極及多極三種體系分類，認為此三種國際體系乃係取決於決策者對於當前國際體系之認知，而非單純就權力分布來認定，決策者之認知則須從國家領袖的公開談話與相關官方文件來推知。<sup>⑯</sup>因此，國家按照其主觀認知的權力分布來決定採取排他性（exclusively）或包含性（inclusively）的制度性平衡策略。<sup>⑰</sup>

國家選擇採取權力平衡或制度性平衡，取決於兩大因素——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布與國家間的相互經濟依存。當決策者認為國家間的相互依存感強烈而追求權力平衡的成本過高時，將會採取制度性平衡策略，反之則否。而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分布則決定了國家採取制度性平衡的方式，即排他性抑或包含性，在包含性制度性平衡策略中，國家將目標國（common goal country）制約於制度內，除了透過制定規範來限制其他國家的行為，更以操縱議程的方式來滿足自身國家的利益；然而在排他性的制度性平衡策略中，國家將持續加強制度內的政經整合，藉以對抗制度外的目標國。（見表 1）

表 1 極性、互賴及國家行為

		經濟相互依存	
		弱	強
權力分布	單極	權力平衡 (霸權與殖民戰爭)	制度性平衡 排他性 (霸權與其他國家)
	兩極	權力平衡 (兩大陣營之間)	制度性平衡 (兩個超級大國領導)
	多極	權力平衡 (戰爭的高度可能性)	制度性平衡 包含性 (把目標國制約在制度內)

資料來源：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10.

註⑮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註⑯ William Wohlforth,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91-129.

註⑰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and Inter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8), p. 4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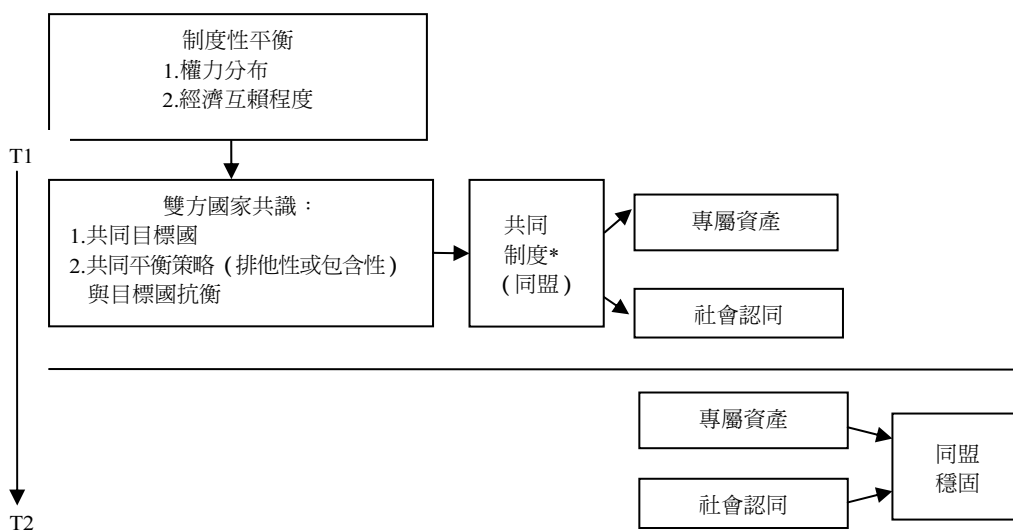
### 三、分析折衷主義模型與制度性平衡的結合

綜上所述，惟有在經濟互賴程度高的情形下，國家始有採取制度性平衡的可能，否則將回歸昔日的軍事同盟與對抗。而國家對不同的權力分配認知係以國家主觀上的感受為主，才產生包含型或排斥型等不同的手段。但根據分析折衷主義模型，卻含有進一步限縮或修正其同盟的作用。

權力分布固為兩國同盟之重要因素，高度經濟互賴亦促使行為國採取制度性措施制衡目標國，而在行為國彼此間採取相同的制度性平衡策略後，始具有產生共同制度（common institution）的可能。倘若經濟的互賴程度較低，行為國將採取傳統的權力平衡手段制衡目標國，如此一來將回歸到權力平衡，無法產生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唯有在高度經濟互賴下的制度性平衡，始有產生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之可能。

因此，在制度性平衡模型之下，當國家間具有高度經濟互賴，且目標國及制度性平衡手段（包含型或排他型）同一，則兩國之間始產生建立共同制度的可能，在共同制度的作用下，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始得形成，進而使兩國之同盟更為穩固。（見圖 2）

圖 2 制度性平衡與分析折衷主義之綜合新模型



註\*：同盟為一廣義概念，但在有些特殊情況下，雙方或多方雖有同盟之實，卻否認同盟之名，卻行以共同制度加強關係，如本文之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所以作者乃以共同制度（同盟）取代圖 1 的同盟。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 參、中俄關係二十年歷程與發展

從 1989 年戈巴契夫（Mikhail S. Gorbachev）訪中後，中蘇關係開始走向正常化，雙方高層自此展開互訪。1996 年俄羅斯和中國公開宣示雙邊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後，兩國的高層互訪成爲共識的制度，而自 2001 年「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SCO) 成立後，兩國高層頻繁互訪，足以顯示近年來兩國相互依存度日趨升高，關係密切，有利於促進兩國深入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 一、蘇聯解體後前十年的中俄關係發展 (1991~2000)

1991~2000 中俄關係發展與特點，一是民主轉型的俄羅斯從重西到向東傾斜；二是中俄戰略關係的建立。中俄關係跨越之前中蘇關係意識形態的束縛，從國家間利益來發展雙邊關係。此時期的中俄關係發展隨著俄羅斯的外交政策向東傾斜，兩者關係從友好的、建設性的走向戰略協作夥伴關係。

值得一提的是，俄羅斯獨立初期，外交上因國內政治思潮「大西洋主義」(Atlanticism) 的影響，希望全面改善與發展和西方國家的關係，期待獲得西方大量經濟援助，並與西方結成戰略聯盟，以期實現融入西方世界的戰略目標，而以西方爲其外交的主要方向。俄羅斯對外政策上的「重西輕東」，即使中國積極和俄羅斯接觸建立關係，但是在俄羅斯外交定位中，中國還不屬於優先地位，因此，中俄關係在此時沒有進一步的實質發展。但是，由於實施震盪療法使得經濟上大幅衰退，進而導致國家杜馬與人民的抗議聲浪，促使俄羅斯逐步放棄一面倒向西方的戰略，而以普里馬科夫 (Evgeniy M. Primakov) 外長爲代表，推行東西方並重的所謂「全方位」外交政策，開始注意對外政策中的東西方平衡，希望與世界所有國家建立完全平等的夥伴關係，捍衛俄羅斯自身利益，改變對西方國家一味讓步的局勢，重振俄羅斯大國地位，成爲世界多極體系中的一極，因此中國即爲合作的重點對象。<sup>18</sup>

1996 年 4 月 23 日葉爾欽在訪問中國期間，將先前之「建設性夥伴關係」推向「發展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to develop an equal and trustworthy strategic partnership oriented toward the 21<sup>st</sup> century”)，<sup>19</sup>而這也是第一次俄羅斯和中國公開宣示，雙邊將建立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兩國展開全面合作，加強對具有高度戰略性的區域及國際議題的溝通，合作範圍及內容皆大幅擴展。建立兩國元首、總理定期會晤機制，爲兩國全面交往及各領域合作提供制度性保障。

此時期俄羅斯開始重視亞太區域，並以維持遠東和西伯利亞區的社會經濟安全穩定爲主，因此對於中國的崛起與東亞的權力體系十分注意，<sup>20</sup>中俄關係的戰略性質就是根植在國際與區域的權力體系上，基於權力分布而有的「不針對『第三國』」反而成爲雙方關係的合作基礎。

註<sup>18</sup> 蔡昌言、連弘宜，「『中國崛起』對中美與中俄關係發展之戰略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9 卷第 3 期 (2008 年 7 月)，頁 106~108。

註<sup>19</sup> Li Jingjie, “From Good 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in Sherman W. Garnett, ed., *Rapprochement of Rivalry? 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As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0), p. 88.

註<sup>20</sup> И. Иванов, “Россия в Азии и Азия в России,”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N1 (2004), с. 3.

## 二、中俄關係發展的變遷（2000~2013）

普欽主政迄今，中俄關係有大幅度的增長，其中包括軍售、軍事合作、經貿以及領土協議等方面。但普欽時期的中俄關係並不是一直順遂，2001 至 2004 年，普欽與西方維持良好互動，與中國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卻時有摩擦。2004 年歐盟再度東擴，加上自 2006 年起普欽因內部權力的布局，對西方美歐外交政策急轉直下，<sup>①</sup>俄羅斯開始著手加強與亞太地區的合作，特別是加強與中國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此時期的中俄關係經歷了戰略合作（2000~2001）——摩擦（2001~2004）——轉趨熱絡（2004~2008）——合作挑戰單極（2009~2013）的不同階段。

### （一）戰略合作階段（2000~2001）

1999 年發生科索沃戰爭，美國公開宣布「科索沃模式」可以成爲人道主義干涉的普遍模式，<sup>②</sup>而由於中國與俄羅斯分別存在臺灣與車臣的問題，雙方在加強戰略協作時，並在該問題上相互支持各自維護國家統一的努力。2001 年 6 月，中俄合作倡導推動成立由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和烏茲別克六國組成的「上海合作組織」，進一步加強中俄在地緣政治的控制力，抵制美國勢力的介入。<sup>③</sup>

2001 年 7 月 16 日中國與俄羅斯簽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Treaty of Good-Neighborliness and Friendly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該條約正式確立中國與俄羅斯友好關係。江澤民認爲「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的核心思想就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基礎上，發展長期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sup>④</sup>

### （二）摩擦階段（2001~2004）

由於普欽將優先發展俄羅斯經濟確立爲俄羅斯的基本國策，2001 年 911 事件發

註① 學者吳玉山認爲 2006 年起俄羅斯對西方的外交政策突然急轉直下的因素並不是如西方論點般純然是外在環境——也就是國際因素所導致，不可否認，國際因素（俄羅斯國力的復甦，歐盟與 NATO 的東擴）也是因素之一，但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國內政治環境，普欽未來的繼位布局與 2007 年與 2008 年的國會與總統大選，才是驅使俄羅斯對美及歐盟外交政策轉變的主要導因。詳見 Yu-Shan Wu, "Russia's Foreign Policy Surg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ssues & Studies*, No. 1 (March 2009), pp. 117~162.

註② J. Marcus, "Kosovo and After: American Pri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3, No. 1 (Winter, 2000), p. 82.

註③ 郭武平、劉蕭翔，「上海合作組織與俄中在中亞競合關係」，*問題與研究*，第 44 卷 3 期（2005 年 5~6 月），頁 125~160。

註④ 江澤民，「共創中俄關係的美好未來——在莫斯科大學向俄羅斯各界知名人士發表的演講」，中國經濟網國務院公報，2001 年 7 月 17 日，<[http://gov.ce.cn/home/gwygb/2001/26/200606/06/t20060606\\_7231680.shtml](http://gov.ce.cn/home/gwygb/2001/26/200606/06/t20060606_7231680.shtml)>，檢索日期：2012 年 10 月 2 日。

生，俄羅斯以支持美國反恐來換取俄美關係的穩定以利經濟發展。<sup>⑤</sup>中俄關係卻因俄中遠東石油管道「安大線」，即從安加爾斯克（Angarsk）到中國大慶（Daqing）方案遭到俄方因能源戰略安全因素而擱置，並意圖改道日本所支持之「安納線」即從安加爾斯克到納霍德卡（Nakhodka）港口，<sup>⑥</sup>在經濟合作面上出現了摩擦現象。在此摩擦階段，中俄間的「戰略協作」關係仍高度顯現在中俄兩國間的軍事技術合作與「上海合作組織」的制度建構，彰顯出中俄對於地區權力體系建構上的一致對外的特質。在 2000~2004 年的五年期間，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常規武器購買國，約占全球武器交易量 14%，而其中中國武器進口的 95% 來自俄羅斯，占俄羅斯總出口武器量的 45%。<sup>⑦</sup>

### （三）轉趨熱絡階段（2004~2008）

由於 2003 年「尤科斯（Yukos）事件」、2003 年喬治亞（Georgia）<sup>⑧</sup>的「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2004 年的「別斯蘭（Beslan）人質事件」<sup>⑨</sup>和 2004 年烏克蘭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2008 年的喬治亞阿布哈茲（Abkhazia）與南奧塞金<sup>⑩</sup>（South Ossetia）的獨立事件，西歐與美國皆與莫斯科當局的政治經濟政策對立，甚致譴責與干預，而讓普欽在第二任時期外交方向產生了轉變，中俄關係自 2004 年開始，逐漸轉趨熱絡，並展現在雙邊政治、軍事、能源經濟、社會與國際關係層面上。

政治層面上，2004 年 10 月普欽訪華期間，中俄簽訂「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sup>⑪</sup>同時，兩國元首並宣布建立國家安全磋商機制。經濟層面上，2006 年 4 月，中國希冀已久的中俄石油管道——「泰納線」，也就是「東西伯利亞—太平洋」輸油管線（ESPO）正式開工，俄方並承諾優先在第一段工程—泰舍特（Taishet）至斯科沃羅季諾（Skovorodino）結束後（2009 年 12 月 28 日竣工開通），自斯科沃羅季諾建一條支線至中國大慶（2010 年 8 月 3 日已竣工開通）。社會層面上，2006 年起中俄兩國連續

註⑤ A. Cohen, "The Bush-Putin Summit Agenda: Russian Peacekeepers for Iraq?"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September 19, 2003), in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3/09/Old-The-Bush-Putin-Summit-Agenda-Russian-Peacekeepers-for-Iraq>>. Latest updated in August 15, 2012.

註⑥ 根據中俄雙方 1994 年 11 月簽署的相關協議，「安大線」本該在 2003 年開工建設，但 2002 年底俄方卻又推出日本支持的「安納線」方案。

註⑦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 Book 2005: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449~454.

註⑧ 喬治亞為我國官方譯名，但由於易與美國之喬治亞州混淆，學界有以俄文原音為主，另譯作「格魯吉亞」。

註⑨ 「別斯蘭人質事件」是指 2004 年 9 月 1 日，車臣分離主義武裝分子在俄羅斯南部北奧塞梯共和國別斯蘭市第一學校製造的一起劫持學生、教師和家長做為人質的恐怖活動。到 2004 年 9 月 3 日該事件結束，共造成了 326 人死亡，在俄羅斯國內造成很大影響，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普欽指出恐怖分子在別斯蘭市製造的人質事件是滅絕人性的，其殘忍史無前例。這是對整個俄羅斯、整個民族的挑釁，是對整個國家發動的進攻。而美國在象徵性地譴責恐怖分子的同時，卻表示不排除與車臣持不同政見者繼續接觸的可能，建議俄羅斯與車臣分裂主義人士談判和妥協，引起了俄羅斯強烈的不滿。

註⑩ 另一譯為「南奧賽提」。

註⑪ 新華網，「中俄互換《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批准書」，2005 年 6 月 2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02/content\\_3036268.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02/content_3036268.htm)>，檢索日期：2012 年 10 月 6 日。

舉辦「俄羅斯年」「中國年」和「俄語年」「漢語年」，有助於增進兩國人民對於雙方文化與歷史的了解。國際層面上，2008 年 3 月，中國在北京奧運會前鎮壓西藏暴動，5 月間中俄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重大國際問題的聯合聲明」，8 月間俄羅斯出兵格魯吉亞，在美國與西歐的同聲譴責下，中俄雙方相互支持聲援，在國際上連成一氣。

#### （四）合作挑戰單極階段（2009~2014）

2008 年底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因此，從 2009 年起至今，中俄關係邁向了緊密合作階段，其發展特點有四：其一、在國際體系中更深化了中俄雙方的戰略合作；中俄同時提出了改造單極經濟世界、建立多極經濟世界的主張，促成 2009 年 4 月首次在倫敦召開的 G20 高峰會議取代了原先的 G7。<sup>②</sup>其二、挑戰美元地位加強金融合作：2010 年 12 月，中國和俄羅斯決定在雙邊貿易中放棄美元，改用人民幣和盧布進行結算，被認為是對美元地位的挑戰。<sup>③</sup>其三、中俄深化軍事合作舉行聯合軍演：中俄雙方在上合組織架構下定期舉行代號「和平使命」的聯合反恐軍演外，近年雙方更舉行多次海上聯合軍演。2013 年 7 月的「海上聯合—2013」更是規模空前，尤其是美日也同時在距離三百公里的地方舉行聯合巡航演習，相互叫陣畫面令人印象深刻。其四、國家領導人會面頻繁：從習近平 2013 年 3 月就任國家主席以來，至今為止，習近平與普欽已會面 9 次，單單 2014 年兩人就會晤了 5 次，最近一次是在習近平於今（2014）年 9 月 11 日亞太經合會議（APEC）期間舉行的「習普會」，中俄關係空前熱絡。

### 肆、中俄關係變遷的解析——權力分布與經濟互賴

#### 一、同盟的動機：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制度性平衡分析

1996 年中俄公開宣示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強調不針對第三國、不結盟的非零和（non-zero-sum）的戰略互動。2001 年 7 月 16 日中國與俄羅斯簽署「核心思想就在：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基礎上，發展長期睦鄰友好和互利合作」<sup>④</sup>的「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雖然不是正式的結盟，但在

註 ② 從國際關係來看，G20 成為全球治理最重要的協調機制，成員從過去的七大工業國或八大工業國，擴大成二十大經濟體，最大的意義是：新興國家的勢力正式興起，取得與已開發國家同等的發言權。

註 ③ 中國評論新聞網，「中俄聯手拋棄美元，抗衡美霸權」，2010 年 12 月 1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2/5/7/101525753.html?coluid=2&kindid=4&docid=101525753&mdate=1201221647>〉，檢索日期：2012 年 10 月 6 日。

註 ④ 江澤民，「共創中俄關係的美好未來—在莫斯科大學向俄羅斯各界知名人士發表的演講」，中國經濟網國務院公報，2001 年 7 月 17 日，〈[http://gov.ce.cn/home/gwygb/2001/26/200606/06/t20060606\\_7231680.shtml](http://gov.ce.cn/home/gwygb/2001/26/200606/06/t20060606_7231680.shtml)〉，檢索日期：2012 年 10 月 6 日。

實際運作上及近年來多次的中俄間及在上海合作組織間的聯合軍演，卻也符合同盟廣泛的定義<sup>⑤</sup>與達到結盟的功能與效果，即嚇阻敵對者對自身所採取的不利行動，此不利行動也就是美國與西方國家擴大既有的同盟關係，以及其同盟對中國與俄羅斯的安全與權力分布構成威脅。因此，茲從制度性平衡中的獨立變數——決策者主觀認知上的國際權力分布（包含與目標國的國力比較）和經濟互賴程度來分析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採取排他性制度性平衡策略的動機。

### （一）國際權力分布

冷戰結束後，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之後，原先的兩極體系崩壞，形成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體系（US-centered unipolar system），<sup>⑥</sup>而區域內強權間的合作與衝突成為國際關係的主要關注焦點。於是，Huntington 將 20 世紀 90 年代後冷戰的國際體系描繪成一個「一超多強」<sup>⑦</sup>體系結構。

#### 1. 中俄的國際權力分布主觀認知

對於中國在國際權力分布的認知方面，於冷戰尚未結束時，鄧小平即於 1990 年 3 月表示：「所謂多極，中國算一極。」<sup>⑧</sup>從鄧小平的說法中可看出，中國在冷戰尚未結束時，即認為國際的權力分布已為多極格局。而在冷戰結束後的 1992 年中共第十四次，江澤民亦曾說：「當今世界正處在大變動的歷史時期，兩極格局已經終結，各種力量重新分化組合，世界正朝著多極化方向發展，新格局的行程將是長期及複雜的過程。」<sup>⑨</sup>

然而中國對於多極格局的想法卻由於科索沃戰爭凸顯出俄羅斯的無力、美國的能力與北約人道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手段的運用，亦使以安理會決議為武力使用合法性基礎的聯合國規範受到嚴峻挑戰。因此，科索沃事件過後，中國開始認清多極化格局的困難與現實，接受了以美國單極為主的國際權力分布事實，也就是一超多強的世界權力局勢。中國於 2000 年後經濟突飛猛進，帶動整體實力的崛起，而崛起後的中國亦逐漸改變其國際權力分布的認知，2008 年的金融海嘯重創美國，導致嚴重經濟衰退，而斯時的中國仍維持高度的經濟成長。即使如此，中國仍尚未脫離以美國

註⑤ 見先前對同盟定義，Walt（1995）及 Barnett & Levy（1991）對同盟採用較廣泛的定義：「兩個或兩個以上的主權國家之間正式或非正式的的安全合作協議，及在未來特定條件下，雙方在安全問題上達到一定程度的政策協調的期望。」

註⑥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4 (2002), p. 27.

註⑦ Samuel Huntington,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pp. 36-37.

註⑧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頁353。

註⑨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收於中國共產黨主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中國人民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1。

為首的單極格局，僅認為是單極與其他強權的實力距離拉近而已。

而蘇聯解體後，由於俄羅斯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親西方為主的外交政策卻又因國內的震撼療法成效不彰而受到質疑，面對內部的壓力，葉爾欽於 1996 年 1 月任命普里馬科夫為外交部長，他針對美國的超強獨霸提出「多極化」(Multipolarism) 概念，普氏認為世界的權力分布係朝向多極化格局發展，並主張多極化外交政策，對外尋求國家地位的提升，拉攏東方國家以制衡西方勢力便成為此時期主要的外交方針。<sup>⑩</sup>而 1997 年 12 月公布的《俄羅斯聯邦國家安全構想》也指出，俄國的主要外交方針即在於多極化趨勢中發揮大國地位影響力。<sup>⑪</sup>很顯然地，俄羅斯對於當前以美國為首的單極體系有所了解，並欲以提升自身地位來促進多極化格局的產生，以達到制衡美國的效果。

## 2. 美、中、俄三國硬實力比較：經濟與軍事領域

中俄兩國的戰略性協作夥伴關係一直強調不針對第三國，但是，條約的簽訂不免是兩個或多個簽約國認知到有共同敵人，且希望能共同抵禦敵人。很明顯的，中俄兩國的「共同敵人」(第三國)正是美國與其同盟國，<sup>⑫</sup>促使中俄兩國戰略匯集的主要原因是因應美國在東方部署的「美日安保」對中國的圍堵策略，與突破美國所主導的「北約東擴」對俄國的地緣政治環境的壓縮。因此，比較美中俄三國在經濟和軍事領域的差距——從 GDP、核能力與三國軍費支出，更可了解中俄間關係因第三國——美國，而更加緊密聯繫的動機。

在經濟實力上，美國與中俄兩國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距。從表 2 來看，雖然中國崛起後，經濟快速成長，但 2012 年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 是 7.2 萬億美元 (按照時價計算)，美國的 GDP 為 15.88 萬億美元，是中國的 2.2 倍，而俄羅斯雖於 2002 年後由於油價高漲而經濟復甦，但 2012 年之 GDP 約為 2.2 萬億美元，僅為中國 GDP 的 30% 和美國 GDP 的 13%。如果比較美中俄三國的人均 GDP (以時價計算)，雖然俄羅斯的人均 GDP 高於中國，但與美國相比，差距仍大。2012 年美國人均 GDP 是 50,273 美元，俄羅斯是 15,765 美元，而中國則由於人口眾多，僅是 5,321 美元。這一差距清楚地表明美國仍占據已開發國家的巨大優勢，而中國則仍是一個開發中國家，而俄羅斯卻因為經濟結構問題，過分著重於傳統的油氣資源，而導致貧富差距極大，雖然人均 GDP 比中國高，但未來經濟的發展性卻具有相當的局限性。

註⑩ “Годы в политике: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написал свою книгу,” *Независимая* (December 9, 1999), in <[http://www.ng.ru/style/1999-12-09/16\\_years.html](http://www.ng.ru/style/1999-12-09/16_years.html)>. Latest updated in August 15, 2012.

註⑪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Encyclopedia Terroristica* (1997), in <<http://terroristica.info/node/208>>. Latest updated in August 17, 2012.

註⑫ John Daniszewski, “Far East Void Eats at Russia,”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9, 2001), in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1/jul/19/news/mn-24068>>. Latest updated in 22 November, 2014.

表 2 美中俄經濟實力比較

類別		1990	1995	2000	2005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GDP (根據時價計算) (億美元)	美國	58,005	74,146	99,515	126,384	143,690	141,191	146,578	152,270	158,802	165,220
	中國	3,903	7,279	11,985	22,569	45,199	49,905	58,782	65,159	72,094	8,0574
	俄羅斯	n/a	3,134	2,597	7,637	16,603	12,223	14,651	18,944	21,977	24,030
人均GDP (根據時價計算) (美元)	美國	23,198	27,827	35,252	42,681	47,155	45,934	47,283	48,666	50,273	51,810
	中國	341	601	946	1,726	3,403	3,739	4,382	4,833	5,321	5,917
	俄羅斯	n/a	2,114	1,775	5,348	11,700	8,614	10,437	13,542	15,765	17,296
GDP (根據購買力 平價計算) (億美元)	美國	58,005	74,146	99,515	126,384	143,690	141,191	146,578	152,270	158,802	165,220
	中國	9,105	18,336	30,136	53,642	82,190	90,574	100,857	111,743	124,070	137,570
	俄羅斯	n/a	9,519	11,203	16,967	22,764	21,181	22,230	23,558	24,960	26,378
人均GDP (根據購買力 平價計算) (美元)	美國	23,198	27,827	35,252	42,681	47,155	45,934	47,283	48,666	50,273	51,810
	中國	796	1,514	2,378	4,102	6,189	6,786	7,519	8,289	9,157	10,103
	俄羅斯	n/a	6,418	7,658	11,882	16,043	14,927	15,837	16,841	17,904	18,986
GDP佔世界GDP 總量比率 (根據購買力 平價計算)(%)	美國	24.727	22.913	23.556	22.280	20.519	20.135	19.737	19.392	19.109	18.808
	中國	3.878	5.661	7.127	9.457	11.735	12.902	13.61	14.316	15.004	15.714
	俄羅斯	n/a	2.941	2.652	2.991	3.251	3.018	2.996	3.001	2.998	2.989

資料來源：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in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3/01/weodata/weoselgr.aspx>>. Latest updated in October 15, 2013.

在軍事實力方面，根據「環球軍力」(Global Firepower)網站的資料與數據，全球軍力排名，美國仍居第一，俄羅斯第二，中國第三。<sup>④</sup>如果以核武能力來作比較，從表 3 來看，俄羅斯仍在核武實力上與美國平起平坐，甚至在核子彈頭數目上大幅領先美國，而中國在這三國之間反而屈居弱勢。如果純粹只以中美核武能力比較，美國擁有的核子彈頭是中國的 21 倍、洲際彈道導彈 (ICBM) 是中國的 2 倍、軌道轟炸系統 (SLBM) 是中國的 6 倍，而且美國已經在其本土和盟國部署了先進的戰區飛彈防禦系統 (Theater Missile Defense, TMD) 和國家飛彈防禦系統 (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NMD)，比如亞太地區的日本，這可能會有效地阻止中國的導彈攻擊能力。<sup>④</sup>

再者，以表 4 的 2012 年全球十五大軍費支出國來看，儘管中國和俄羅斯近年來已經明顯地增加了其軍費開支，尤其是中國，從 2003 年至 2012 年軍費增加了 175%，俄羅斯也自 2011 年起成為全球軍費支出國的第三大國 (2010 年為第 5 大國)，但中美俄三國軍費開支的差距仍然相當大。2012 年，美國的軍費開支是 6,820 億美元，占世界軍費開支的 39%；中國是 1,660 億美元，占世界軍費開支的 9.5%；俄羅斯為 907 億美

註④ Global Fire Power, "The GFP Top 10," 2013, in <<http://www.globalfirepower.com/>>. Latest updated in December 7, 2013.

註④ Quansheng Zhao, "Managing the Challenge: Power Shift in US-China Relations", in Quansheng Zhao and Guoli Liu, eds, *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 Global Perspectiv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235.

表 3 美中俄核武能力比較

項目		美國	中國	俄羅斯
核子彈頭	儲備	5,400	240 (大約)	14,000*
	作戰狀態	4,075	190 (大約)	5,192
洲際彈道導彈 (ICBMs)	數目	450	248	326
	核子彈頭	500	148 (大約)	1,050
軌道轟炸系統 (SLBMs)	數目	288	48 (大約)	160
	核子彈頭	1,152	n.a.	624
	彈道導彈核潛艇 (SSBN)	14 (俄亥俄級)	1 (夏級092型)	5 (D-III級)
			2 (晉級094型)	6 (D-IV級)
			2 (颱風級)	
戰略轟炸機 (Strategic Bombers)	數目	115	100 (大約)	79
	核子彈頭	1,083	35 (大約)	884

\*因俄羅斯的資料較難取得，14,000 枚核子彈頭為大約估計，其中大約有 4,500 枚彈頭等待退役，每年也大約有 1,000 枚老舊彈頭被拆除。

資料來源：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Status of Nuclear Weapons States and Their Nuclear Capabilities (Data as of March 2008)”, in <<http://www.fas.org/nuke/guide/summary.htm>>. 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27 日。而灰色部分為 2013 年更新資料，取自 Hans M. Kristensen and Robert S. Norris, “Russian Nuclear Forces, 2013”, “US Nuclear Forces, 2013”,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13”,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3), in <<http://bos.sagepub.com/cgi/collection/nuclearnotebook>>. 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6 日。

表 4 2012 年全球前十五大軍費支出國

排名		國家	軍費支出 (單位：億美元)	增減比率 (%)		占各國GDP比率 (%)		占世界軍費 總開支的比 率 (%)
2012	2011			2011~12	2003~12	2012	2003	
1	1	美國	6,820	-6.0	32	4.4	3.7	39
2	2	中國	1,660*	7.8	175	2.0*	2.1*	9.5*
3	3	俄羅斯	907*	16	113	4.4*	4.3*	5.2*
4	4	英國	608	-0.8	4.9	2.5	2.5	3.5
5	6	日本	593	-0.6	-3.6	1.0	1.0	3.4
6	5	法國	589	-0.3	-3.3	2.3	2.6	3.4
7	8	沙烏地阿拉伯	567*	12	111	8.9	8.7	3.2*
8	7	印度	461	-0.8	65	2.5	2.8	2.6
9	9	德國	458*	0.9	-1.5	1.4*	1.4	2.6*
10	11	義大利	340*	-5.2	-19	1.7	2.0	1.9*
11	10	巴西	331	-0.5	56	1.5*	1.5	1.9
12	12	南韓	317	1.6	44	2.7	2.5	1.8*
13	13	澳洲	262	-4.0	29	1.7	1.9	1.5
14	14	加拿大	225*	-3.9	36	1.3*	1.1	1.3*
15	15	土耳其	182*	1.2	-2.1	2.3	3.4	1.0*
		其他	—	—	—	—	—	18
		全球	17,530	-0.5	35	2.5	2.4	100

\*為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估計數據。

資料來源：SIPRI Fact Sheet,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2” (2013), in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304.pdf>>. 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6 日。



元，占世界軍費開支的 5.2%。美國的軍費開支是中國的 4.1 倍，俄羅斯的 7.5 倍。美國作為當今世界的唯一超級強權，其軍費開支比緊隨其後的 14 個國家（包括中國、英國、法國、俄羅斯、日本、沙烏地阿拉伯、德國、印度、義大利、巴西、南韓、澳洲、加拿大和土耳其）的軍費開支總和幾乎相等。

### 3. 東亞的權力分布分析

冷戰後的政治版圖受到兩個相反發展進程的衝擊，一是全球化、一是區域化。雖然有學者認為區域化是全球化的擴展，其目的是有效地達成全球化和區域主義的目標，成就新全球的政經秩序；但是也有人認為區域化是為回應全球化的壓力，各國加入區域整合，以維持自身國格和經濟保護主義的推動，來因應世界經濟全球化的衝擊。<sup>⑤</sup>而東亞的區域化進程，即是受到此兩股發展力量的衝擊，一是代表全球化美國超級強權，二是代表區域化之中國區域霸權，再加上 2011 年 11 月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雜誌上發表“America’s Pacific Century”一文，宣示未來美國將把較多之關注與資源投注於太平洋地區，被多位觀察家評為美國重返東亞的重要宣告。<sup>⑥</sup>而自 2006 年起俄羅斯的外交政策轉向，希望「以能源大國重返亞太」，更使得東亞地區的權力分布與未來的亞洲整合態勢充滿了變數。

自東亞地區的整合邁開腳步，此一進程的參與者便在整合過程中的主導權、區域合作機制與合作範圍等問題上產生了較多的爭議。東亞整合該由誰主導，以誰為核心？儘管在東亞合作的主要框架，亦就是「東協 10 加 3」內，中國、日本、韓國都認同東協在東亞整合過程中的核心地位，但此可以表示東協是真的具有事實上的主導地位，亦或是東亞大國，如中國、日本，包括區域外的力量，如美國，也在競爭東亞整合的主導權？

美國在東亞區域一直被視為是外來的超級強權，尤其在區域安全事務上，因此，美國對於目前東亞權力布局的態度就偏向於由美國主導的亞太整合，因為如邁向亞太整合，美國不再被視為外來強權，對於區域事務的介入就名正言順，另外，亞太整合可囊括入美國的堅強夥伴，也就是澳洲、紐西蘭等民主盟國，對於美國在此區域更可增加支持的力量。

中國則一直在挑戰目前的東亞權力層級，中國的強勢崛起更增強了這個態勢。中國一直想把美國排除在區域的權力競逐之外，也想主導整個東亞區域的整合，但鑒於東亞國家對於中國武力的戒慎與防備心，中國希冀能以軟實力的外交與多極的主張，在東亞的整合進程中博得主導權。為了將美國的力量排除在區域外，中俄戰略夥伴的緊密聯繫，對於美國的權力布局將會產生一定的阻力。

再者，如果俄羅斯以能源強權重返亞太的角色介入東亞的權力分布，俄羅斯未來

註⑤ Sergij Yariomenko, “The Problem of Border Zones and Regions in Modern Geopolitics,” *Tiltai / Bridges*, Vol. 45, No. 1 (2009), pp. 55-57.

註⑥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2011, in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Latest updated in October 15, 2013.

在東亞的力量與角色不容小覷。由於俄羅斯於冷戰結束後國力大受影響，雖然靠著豐富的油氣資源重返大國之列，但其國力已大不如前，目前是無法與中國齊頭並進，在未來東亞的整合藍圖中，俄羅斯會希望與美國、中國同列區域多極主導整合優勢。

因此，如果從經濟與軍事的硬實力綜合分析，雖然中俄兩國的硬實力比之美國猶嫌不足，但中國未來經濟發展實力強大，俄羅斯的核武能力不遜美國。而從東亞的權力分布來看，俄羅斯與中國間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確實能在東亞區域事務上牽制第三國——美國對東亞地區的涉入強度，由此不難看出，中俄關係之排他性同盟動機。

## （二）經濟互賴程度

中國在政治及經濟崛起後，挾著強大經濟力展現其大國力量，然其需要的是比以往更多的資源及市場，而俄羅斯在解體後要重返大國之林也需要發展經濟、增加貿易量，因此在各有所需之下兩國經濟合作發展快速。

2010 年中國大陸首次躍升為俄國第一大貿易夥伴；而 2011 年俄國也成為中國大陸的第 8 大貿易夥伴。俄羅斯國民生產毛額總值排名世界第 9 位，擁有約 1.43 億人口。中國國民生產毛額總值排名世界第 2 位，擁有約 13.4 億人口。

中俄間的經濟互賴程度可以從以下三點分析之：

### 1. 中俄貿易總額自 2000 年後逐年增加<sup>①</sup>

觀察中、俄貿易歷年變化（參閱表 5）可以發現，中俄雙邊貿易總額與中俄關係的發展脈絡是呈現正向的反應，換句話說，中俄經濟互賴與同盟強度成正比關係，中俄雙邊貿易總額的升跌，也同時反映著中俄關係的緊張與緊密程度。雖然，中俄貿易額如與其他主要國家相比，中國與美國的貿易額為 4846.82 億美元，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額為 5460.43 億美元，中國與日本的貿易額為 3294.51 億美元，中俄貿易額分別為中美、中歐與中日貿易額的 18%、16%和 27%。<sup>②</sup>但是，中俄貿易額自 2000 年後逐年增加，對於雙方關係的助益仍起著一定的作用。

中俄雙邊貿易總額於 1992 年至 1993 年間成長快速，1993 年貿易額達到 76.8 億美元。這段期間中俄貿易的快速發展主要是因為蘇聯解體後，相當一部分國有企業生產下滑，國內民生商品匱乏，因此多進口中國商品。中國對俄羅斯貿易也實行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兩國政府為這一時期雙邊貿易的迅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由於俄羅斯的重西輕東政策，1994 年起中俄貿易額開始下降（50.8 億美元），比上年降幅達 35%。雖然 1996 年中俄雙方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中國對俄國的進口額有所回升，中國在俄羅斯的外交比重增加，但是，俄羅斯仍是以西歐為主要的進出口市場。雖然俄羅斯開始重視亞太區域，但由於實施震盪療法經濟上逐步衰退，相對於中國的

註① 因為 2008 年底的全球金融風暴影響，各國的貿易量都銳減，而中俄貿易總額較之 2008 年下降 31.7%。

註② 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2012 年 12 月進出口商品主要國別（地區）總值表」，<<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4602/module108994/info412938.htm>>。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6 日。

日漸發展，俄羅斯不像蘇聯在冷戰時期一般的對外擴張，而是以維持本國遠東區和西伯利亞區的國家安全穩定為要務，因此，雙方貿易額依然下滑。1997 年貿易額為 61.1 億美元，與上年同比下降 10.5%。1998 年開始亞洲金融風暴，雙方貿易總額 54.8 億美元，與上年同比又下降 10.5%。

表 5 1992~2012 年中國對俄羅斯進、出口貿易（單位：億美元）

年度	貿易總額	出口	進口	貿易盈餘	成長率 (%)		
					總額	出口	進口
1992	58.6	23.4	35.3	-11.9	50.3	28.6	69.2
1993	76.8	26.9	49.9	-23.0	31.0	15.0	41.4
1994	50.8	15.8	35.0	-19.2	-33.9	-41.3	-29.7
1995	54.6	16.6	38.0	-21.4	7.5	5.1	8.6
1996	68.4	16.9	51.5	-34.6	25.3	1.8	35.5
1997	61.1	20.3	40.8	-20.5	-10.5	20.1	-20.8
1998	54.8	18.4	36.4	-18.0	-10.5	-9.4	-11.0
1999	57.2	15.0	42.2	-27.2	4.4	-18.5	16.0
2000	80	22.3	57.7	-35.4	39.9	48.7	36.7
2001	106.7	27.1	79.6	-52.5	33.3	21.4	37.9
2002	119.3	35.2	84.1	-48.9	11.8	29.9	5.6
2003	157.6	60.3	97.3	-37.0	32.1	71.4	15.7
2004	212.3	91.0	121.3	-30.3	34.7	51.0	24.7
2005	291	132.0	159.0	-27.0	37.1	45.2	31.0
2006	333.9	158.3	175.6	-17.3	14.7	19.8	10.5
2007	482.0	321.0	161.0	160	44.3	79.9	12.1
2008	568.3	330.05	238.25	91.8	18.0	15.9	21.0
2009	387.9	175.1	212.8	-37.7	-31.7	-47.1	-10.7
2010	554.49	296.13	258.36	37.77	43.05	69.12	21.4
2011	797.5	389.0	408.5	-19.5	43.8	34.4	55.6
2012	881.57	440.57	441	-0.43	11.2	13.2	9.2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海關歷年資料整理。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海關統計快訊」，<<http://www.customs.gov.cn/tabid/44602/Default.aspx>>。檢索日期：2013 年 9 月 22 日。

2000 年中俄關係邁入正向發展，雙方簽署了《中俄政府間 2001~2005 年貿易協定》，2001 年 7 月兩國又簽署了《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約》，使中俄貿易渡過了 10 年的磨合和過渡時期，走入快速成長。雙方之進出口貿易量逐年上漲，雙方貿易總額從 2000 年的 80 億美元，直至 2012 年底，已達到 881.57 億美元，成長超過十倍，中國已是俄第四大出口市場和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兩國領導人在 2010 年宣布在 2015 年前要將中俄貿易額提高到 1000 億美元，到 2020 年時希望兩國貿易額能提高到 2000 億美元，中俄雙方都希望未來能逐步提高貿易總額與調整雙方貿易商品結構，增進彼此關係。

## 2. 中俄雙邊貿易商品結構的互補性

在雙方貿易商品結構上，一直以來，中國主要向俄國出口勞力密集財，例如：輕紡織品、農產品、鞋、皮革、機電產品等為主要項目；而從俄羅斯進口資源性原物料，以石油、化肥、原木和軍工品等為主。

以 2012 年的雙方貿易商品結構來看，礦產品、化工產品和木及製品是俄羅斯對中國出口的主要產品（見表 6），三類產品出口額分別占俄羅斯對中國出口總額的 65.6%、10.2%和 8.6%，出口額分別為 177.0 億美元、22.7 億美元和 25.9 億美元，其中，礦產品下降 10.8%、化工產品增長 7.4%、木及製品下降 20.3%。雖然礦產品較之 2011 年下降 10.8%，但仍占俄對中國出口的近七成，因此，俄對中國出口成長幅度在其主要出口市場中的仍居前茅，且對中國出口成長幅度約為其出口平均成長幅度的五倍。

表 6 2012 年俄羅斯對中國出口主要商品結構

單位：百萬美元

商品類別	2012年	上年同期	同比%	占比%
總值	24,048	26,877	-10.5	100.0
礦產品	15,784	17,697	-10.8	65.6
化工產品	2,442	2,273	7.4	10.2
木及製品*	2,061	2,585	-20.3	8.6
機電產品	1,013	734	37.9	4.2
活動物；動物產品	929	1,067	-13.0	3.9
纖維素漿；紙張	776	1,003	-22.6	3.2
塑料、橡膠	513	713	-28.1	2.1
賤金屬**及製品	339	500	-32.2	1.4
植物產品	56	6	848.5	0.2
光學、鐘錶、醫療設備	40	41	-3.0	0.2
運輸設備	34	215	-84.3	0.1
食品、飲料、煙草	28	14	93.6	0.1
皮革製品；箱包	15	6	136.1	0.1
貴金屬及製品	5	1	558.6	0.0
家具、玩具、雜項製品	4	5	-14.7	0.0
其他	8	15	-46.2	0.0

\*「木及製品」是指「原木和木製品」，因為中國對於俄羅斯西伯利亞的原木需求甚多。

\*\*「賤金屬」為「普通金屬」或「一般金屬」，如鐵、鎳、鉛、銅、鋁等。因為資料引用來自大陸網站，所以和臺灣習慣用語不同。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表 15 俄羅斯對中國出口主要商品構成（類）」，國別報告網，第 1 期（2013 年），<[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2883](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2883)>. 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22 日。

2012 年俄羅斯自中國進口的的主要商品為機電產品、紡織品及原料和賤金屬及製品（見表 7），2012 年進口額分別為 212.4 億美元、41.2 億美元和 38.8 億美元，占俄羅斯自中國進口總額的 45.1%、9.4%和 8.0%。除上述產品外，家具、玩具、雜項製品，

運輸設備，鞋靴、傘等輕工業品也是俄羅斯自中國進口的的主要大類商品。

表 7 2012 年俄羅斯自中國進口主要商品結構

單位：百萬美元

商品類別	2012年	上年同期	同比%	佔比%
總值	51,038	45,451	12.3	100.0
機電產品	23,018	21,237	8.4	45.1
紡織品及原料	4,785	4,121	16.1	9.4
賤金屬及製品	4,102	3,883	5.6	8.0
家具、玩具、雜項製品	3,304	2,399	37.7	6.5
運輸設備	3,025	2,176	39.1	5.9
鞋靴、傘等輕工產品	2,916	2,483	17.4	5.7
塑料、橡膠	2,464	2,210	11.5	4.8
化工產品	1,715	1,563	9.8	3.4
光學、鐘錶、醫療設備	1,151	942	22.1	2.3
陶瓷；玻璃	1,136	964	17.9	2.2
皮革製品；箱包	830	811	2.4	1.6
植物產品	776	870	-10.8	1.5
食品、飲料、煙草	549	587	-6.6	1.1
纖維素漿；紙張	358	337	6.3	0.7
木及製品	312	251	24.3	0.6
其他	596	616	-3.2	1.2

資料來源：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表 16 俄羅斯對中國進口主要商品構成（類）」，國別報告網，第 1 期（2013 年），〈[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2884](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2884)〉。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22 日。

從表 6 和表 7 可以發現，俄羅斯自中國的進口成長幅度遠低於其對中國的出口成長幅度，且低於其進口平均成長幅度超過 10%，這表明俄羅斯在加大對中國出口的同時減少了自中國進口的產品數量。由此可見，中國出口至俄羅斯之主要商品並未具特殊性，而是相當普遍之低附加價值民生產品，易受來自其他國家競爭和俄國內需市場購買力之改變而影響。但俄國出口至中國之資源性原物料，由於近年來國際原物料價格高漲，再加上中國崛起經濟起飛，對能源產品需求持續增長，且近年來俄國出口至中國的機電產品亦逐漸增加，如 2012 年俄羅斯對中國出口之機電產品，如電站設備，運輸工具和電子設備等增長 37.9%，顯示俄國傳統比較優勢——雄厚的機械製造業基礎和深具實力之航太、核能科技已經復甦。

雖然中國出口俄羅斯之產品為低附加價值民生產品，但是大多數的俄國民眾購買力卻仍薄弱，因而只能購買來自中國大陸相對廉價的一般民生必需品。再者，中國比之俄羅斯所掌握的貿易優勢為中國市場的龐大與亞太市場的深耕，再加上中國日益重要的國際貿易地位和強勁雄厚的經濟實力。因此，資源稟賦、產業結構的差異化及對

雙方市場的需求，促使雙方貿易互補性相當強，雙邊貿易建立在比較利益貿易條件下，雙方的貿易互動日趨緊密。<sup>④</sup>

### 3. 能源與區域邊境經貿合作的加強

2012 年 12 月 6 日的中俄總理第 17 次定期會晤，雙方商討將貿易結構多元化，如除了傳統的能源領域——石油、天然氣、煤炭外，更開展雙方在核能、航天航空、通信以及飛機製造業領域的合作投資；區域經貿合作也是雙方努力重點，無論是對於中國東北、抑或是俄羅斯東部區域的發展，都有著極重要的影響。2013 年 10 月 22 日的中俄總理第 18 次的定期會晤中，進一步擴大經貿、能源、科技、人文、農業、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尤其是鞏固和發展中俄能源全面戰略合作，推進實施增供原油、修建天然氣管道、上游油氣田開發、下游煉廠建設等大項目。<sup>⑤</sup>

近年來，中國企業對俄國投資持續成長。2004~2007 年先後在俄羅斯及中國由俄羅斯經濟發展部及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舉辦四次俄中投資促進會議。上述投資促進會議期間，簽定 32 個在俄羅斯投資的雙邊合作協議，投資總金額為 35 億美元。其中最大項目為：聖彼得堡「波羅的海明珠」綜合社區開發（中方投資額為 13 億美元）；外貝加爾邊疆區的赤塔州紙漿廠（5 億美元）；托木斯克州木材深加工基地（4 億美元）；外貝加爾邊疆區和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鐵、鉛、金礦開採等。2009 年 3 月 27 日兩國副總理在北京主持召開了第 5 屆俄中投資促進會議。會議期間雙方企業簽署了 4 條投資協議，在俄羅斯外貝加爾邊疆區、濱海邊疆區建立木材深加工基地，在中國生產利用俄羅斯管道壓力控制技術的設備。第五屆俄中投資促進會議項目的投資總金額為 4.55 億美元。

從長期發展趨勢來說，雙方經貿合作將在兩國戰略合作關係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並成爲中俄雙邊關係中最活躍的一部分。尤其是俄羅斯於 2012 年 8 月 22 日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正式成爲世貿組織第 156 個成員國之後，俄羅斯須同意減少食品和汽車等進口產品的關稅，並放寬對進入俄國金融和電訊部門海外公司的控制。換言之，俄羅斯市場將逐步開放與放寬管制，這對已經對俄羅斯有相當投入的中國將會是正面的消息。

從 1992 年至今，爲了加強雙方的經濟互賴，雙方除了在立法方面，由政府簽下利於雙方的貿易協定外，亦積極創造適當的合作制度，如政府總理定期會面，並設立促進雙方經貿的部門與委員會；在工業結構上達到彼此充分利用，俄羅斯在能源、重工業與高科技占有優勢，而中國則有高水準的機械製造、針織製品與電信。<sup>⑥</sup>因此，可以

註④ 洪美蘭，「中國大陸與俄羅斯貿易關係之發展、轉變與其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3 卷第 3 期（2012 年 7 月），頁 14~18。

註⑤ 「李克強與梅德韋杰夫共同主持中俄總理第十八次定期會晤」，人民日報（2013 年 10 月 23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3/1023/c1024-23293881.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27 日。

註⑥ Гао Сиунь, «Торговля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переход на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 05 мая 2010 ), in <http://pribaiкал.ru/standpoint/article/4180.html>. Latest updated in October 6, 2010.

看出，中俄雙方的經濟互賴最初也許是開始於中俄政治高層的推動，但是，從逐年雙邊的貿易總額增加，也漸漸造就了雙方的經濟互賴，從 2000 年後的雙邊貿易總額快速成長，中俄關係也日趨緊密。也可以說，目前在中俄雙方經濟互賴增強的時候，雙方同盟關係亦會增強。

## 二、同盟的形成與穩固：以制度性平衡與分析折衷主義 綜合新模型分析

中俄的經濟發展有相當的依存度，且雙方對於國際權力分布的認知又同為以美國主導的單極體系，因此在制度性平衡上的戰略皆選擇以排斥性的制度平衡策略的方式來制衡共同目標國—美國，且經濟上也走向建立雙邊制度性的互動，再以構建專屬資產—「泰納線」中國支線的啓用和成立上海合作組織增進了彼此的社會認同，更加强了雙方的政治經貿往來與合作，從而增進雙邊的戰略性協作夥伴關係。

### （一）制度建立：中俄間緊密的高層互訪制度性互動

1996 年 4 月中俄兩國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 21 世紀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兩國展開全面合作，兩國並建立元首定期會晤機制，兩國總理層級定期會晤機制亦自 1996 年 12 月正式啓動，負責研商兩國經濟合作問題。至此以後，雖然中俄關係曾因 2001 年至 2004 年普欽支持美國反恐來換取俄美關係的穩定發展，再由於中俄間石油管線爭端而陷入低潮，但兩國元首與上層官方的定期制度性會晤仍不間斷，2004 年後俄羅斯外交政策東向轉移，兩國上層的互訪更見頻繁，胡錦濤 2003 年就任國家主席後，更將外訪的首個國家定於俄羅斯。單是 2010 年雙方元首進行 2 次互訪 6 次會面，創下歷年來雙方元首會面的高峰。而 2012 年普欽再度當選總統後，也將出訪北京列為首訪行程，2013 年，習近平就任國家主席首次外交出訪，首選行程也是俄羅斯。因此，從 2013 年 3 月以來，習近平與普欽已會面 9 次，單單 2014 年兩人就會晤了 4 次，幾次會面中，兩國高層頻繁互訪足以顯示兩國相互依存度日趨升高，關係密切，有利於促進兩國深入發展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近二十年來中俄關係已從友好的、建設性的成為全面性戰略性的夥伴關係，進入中俄前所未有之友好高峰期。

### （二）專屬性資產：中俄能源政治與合作

J. J. Suh 認為雙方同盟將產生專屬資產，而所謂專屬資產有不可流通性，致使雙方終結同盟時，將耗費過鉅之機會成本，進而穩固同盟關係。專屬資產可分為四大類：設備、過程、人力資產及區域專屬，其中模型中的專屬資產係專指設備方面，而中俄之間的天然氣與石油管線鋪設即為專屬財產之一。

在中俄的天然氣合作上，一直無法取得共識，其主要原因係因為價格過高，中國無法接受。2009 年歐洲國家遭逢金融風暴，對於石油的需求量銳減，連帶影響到天然氣的價格。在俄羅斯天然氣價格大幅降低的情形下，中俄的天然氣合作得以再現曙光。2009 年 10 月與 12 月，中俄雙方分別簽署「關於俄羅斯向中國出口天然氣的框架

協議」及「關於俄羅斯向中國供應天然氣基本條件的協議」，俄羅斯預計於 2014 年至 2015 年開始向中國供應天然氣，未來俄羅斯將每年向中國輸送 700 億立方米天然氣。而俄中天然氣的輸送管線將分為西線與東線，西線方向每年可供應約 300 億立方米；東線方向則約 380 億立方米。

2014 年 3 月，由於克里米亞事件<sup>②</sup>爆發烏俄衝突，歐盟與美國呼籲俄國不該侵犯烏克蘭主權並對俄羅斯加大制裁，驅使俄羅斯與中國加速能源合作。因此，中俄在 2014 年 5 月，兩國經過了十年的談判後，俄羅斯天然氣巨頭 Gazprom 與中石油終於簽訂了巨額天然氣協議。該協議規定，俄羅斯將從 2014 年 9 月 1 日起鋪設從西伯利亞東部至中國的「中俄東線天然氣管線」——又稱「西伯利亞力量」(Power of Siberia)。因此，在 2014 年 9 月在塔吉克首都杜尚貝舉行的上海合作組織元首理事會期間，習近平與普欽再次會晤，習近平還感謝普欽「親自出席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俄羅斯境內段開工儀式」，並希望「盡早啟動中俄西線天然氣管道項目」。習近平和普欽都表示，兩國會繼續在重大能源項目上合作——以滿足中國與日俱增的能源需求，並在歐盟因烏克蘭問題而制裁普欽的背景下，為俄羅斯提供另一個市場。<sup>③</sup>

圖 3 「中俄東線天然氣管線」——又稱「西伯利亞力量」(③深色虛線部分)



資料來源：節錄自 Gazprom, "Power of Siberia," <<http://www.gazprom.com/about/production/projects/pipelines/ykv/>>.  
檢索日期：2014 年 10 月 27 日。

註 ② 自從 2013 年 11 月底開始，大批烏克蘭人民在首都基輔的獨立廣場示威，反對總統亞努科維奇 (Yanukovych) 的親俄政府，在兩次與警察的衝突中，發生小規模死傷。2014 年 2 月 18 日，政府下令警察清除廣場的示威者，並派狙擊手在高處射殺平民，造成百多人死亡。2014 年 2 月下旬亞努科維奇避走俄羅斯，烏克蘭議會進行修憲並限制總統權。目前，夾在東西方之間的烏克蘭就面臨俄國出兵「入侵」，歐美各國連聲譴責的窘境，烏克蘭境內的克里米亞自治國表態要投向俄國懷抱，2014 年 3 月 16 日舉行的公投結果出爐，克里米亞境內有 9 成以上民眾希望加入俄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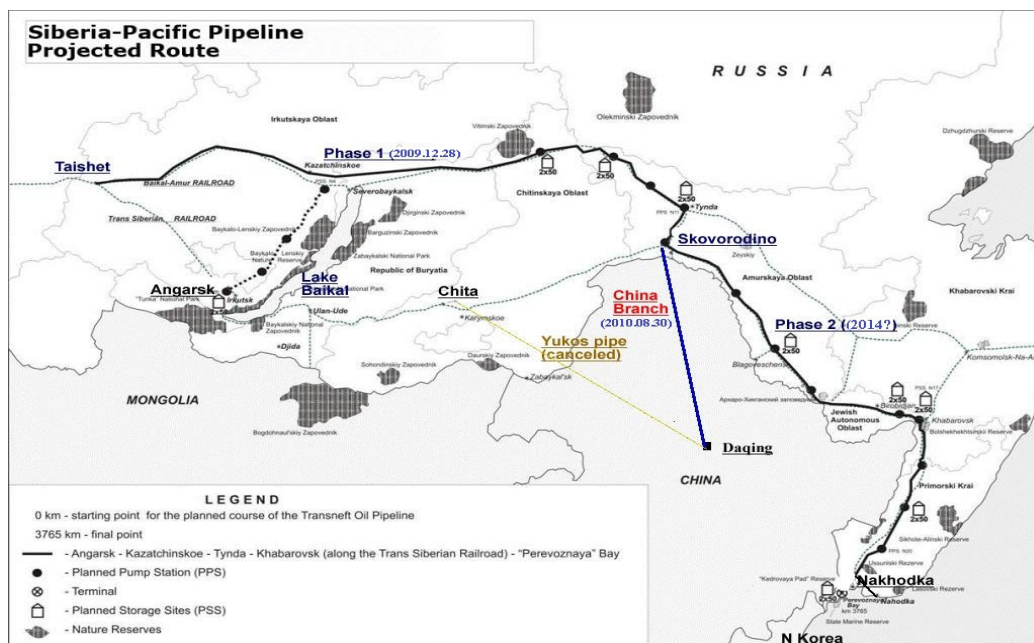
註 ③ 「習近平晤普欽 烏克蘭與能源成焦點」，中國評論新聞網，2014 年 9 月 13 日。<<http://hk.crntt.com/doc/1033/8/2/5/103382545.html?coluid=122&kindid=3872&docid=103382545&mdate=0913001840>>。檢索日期：2014 年 10 月 27 日。



在石油合作部分，俄羅斯遠東輸管線一直是備受外界矚目的問題，最後，俄羅斯決定了「泰納線」，也就是目前也通稱的「東西伯利亞—太平洋」輸油管線（ESPO）（見圖 3），「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的起點在泰舍特，該管線穿越貝加爾湖北部，沿著貝加爾—阿穆爾大鐵路（簡稱貝阿鐵路，Baikal-Amur Mainline）南下，途經 Kazachinskoye 和斯科沃羅季諾，並沿著俄中邊境地區一直通向納霍德卡附近的科濟米諾灣（Kozmino）。俄羅斯優先在第一段工程—泰舍特至斯科沃羅季諾結束後（2009 年 12 月 28 日竣工開通），自斯科沃羅季諾建一條支線至中國大慶（2010 年 8 月 3 日已竣工開通）。

「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的管道設計總長度為 4,857 公里，途經伊爾庫茨克州（Irkutsk Oblast）、阿穆爾州（Amur Oblast）和哈巴羅夫斯克邊疆區（Khabarovsk Krai），至濱海邊區（Primorsky Krai），管道的年輸油設計能力為 8000 萬噸，輸油管道的直徑為 1220 毫米，沿途修建 32 個油泵站。其中 5000 萬噸運往納霍德卡，然後通過太平洋運至日本等地，另外的 3000 萬噸準備運往中國。

圖 4 俄羅斯 ESPO 計畫路線圖（安大線→安納線→泰納線）



資料來源：根據 Leonty Eder, Philip Andrews-Speed, and Andrey Korzhubaev, "Russia's Evolving Energy Policy for its Eastern Reg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Oil and Gas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Journal of World Energy Law & Business*, Vol. 2, No. 3 (2009), p. 233 修改而成。作者增加年代與到大慶（Daqing）的中國支線和已捨棄之尤科斯管線。

### （三）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的形成：作為反恐、反分離及反極端主義作為下的敵我認同之上海合作組織

上海合作組織的前身原為「上海五國」（Shanghai Five），其成員為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及中國。上海五國原僅係一個論壇性質的機制，其主要目的係用來協商蘇聯解體以後，中國與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各國之邊界、軍事及邊境裁軍問題，五國元首曾於 1996 年於上海會晤，每年定期開會一次。上海五國於 1999 年底在中俄兩國的促成下，仿中俄戰略協作夥伴制度性模式，也開始走向制度化，從原先的定期元首會晤機制，發展成多邊合作組織，並建立各層級的晤談機制。2001 年 6 月 14 日至 15 日，上海五國元首在上海舉行第 6 次會晤，烏茲別克以完全平等的身分加入「上海五國」。15 日，六國元首舉行首次會議，並簽署了「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宣言」，上海合作組織正式成立。2002 年 6 月，六國的元首於聖彼得堡高峰會上通過了「上海合作組織憲章」、「關於地區反恐怖機構的協定」和「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三個文件，2004 年 1 月 15 日上海合作組織總部設於北京。

2001 年 6 月，上合組織正式成立同時，亦通過「打擊恐怖主義、分離主義及極端主義公約」，對於反恐、反分離及反極端主義作出法律上的界定，並為打擊這三股勢力提供法律上依據。<sup>④</sup> 2001 年 911 事件爆發後，反恐行動不僅成為全球安全的首要任務，亦間接促成自 2002 年來中俄協同上合組織以反恐、反分離及反極端主義舉辦軍演的重要性與合法性。2004 年 1 月則啟動上合組織的秘書處與地區反恐機構。此外根據 2005 年 7 月通過的「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各成員國堅決反對一切恐怖主義、方法與活動，而打擊恐怖主義應合乎國際法規範，無「雙重標準」。<sup>⑤</sup> 自 2002 年開始，上合組織成員國舉行了多次雙邊或多邊的聯合軍演，並以 2002 年 10 月 10 日的中共與吉爾吉斯邊境聯合軍演為濫觴，而後迄今除了 2008 年末舉行聯合軍演外，幾乎每年皆舉行反恐軍演。茲將 2002 年至 2014 年舉行之反恐軍演整理如表 6：

註④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создании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July 2001, in <[http://www.in.mid.ru/dip\\_vest.nsf/99b2ddc4f717c733c32567370042ee43/d47c905a825e19a2c3256aa20025b879?](http://www.in.mid.ru/dip_vest.nsf/99b2ddc4f717c733c32567370042ee43/d47c905a825e19a2c3256aa20025b879?)>. Latest updated in June 17, 2010.

註⑤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2005 年 7 月 5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lhg\\_610734/zywj\\_610746/t206068.shtml](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lhg_610734/zywj_610746/t206068.s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6 日。

表6 2002~2014年上海合作組織聯合軍演一覽表

內容 次數	名稱	日期	內容
1	演習—01	2002/10/10~11	中國和吉爾吉斯兩國邊防部隊和特種部隊，於中吉陸路口岸兩側邊境的高山地區進行聯合軍演。
2	演習—2003	2003/8/6~12	中、哈、吉、俄、塔五國共800人，包括吉特種分隊，於新疆伊寧地區和哈薩克斯坦烏洽拉爾市進行聯合軍演。
3	和平使命—2005	2005/8/18~25	中俄參演兵力近萬人，其中中方參演兵力8000餘人，於俄羅斯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國山東半島及附近海域進行聯合軍演。
4	協作—2006	2006/9/21~23	500多人，包括中方1個特戰連和塔方摩步連、特戰連和炮兵營各1個，於塔吉克斯坦哈特隆州穆米拉克訓練場舉行聯合軍演。
5	和平使命—2007	2007/8/9~17	中、哈、吉、俄、塔、烏六國武裝力量，中方參演兵力1600人，於中國烏魯木齊和俄車裡雅賓斯克切巴爾庫爾聯合訓練基地舉行聯合軍演。
6	和平使命—2009	2009/7/22~26	中俄雙方參加實兵演練兵力各1300人，於俄哈巴羅夫斯克、沈陽軍區洮南聯合訓練基地舉行聯合軍演。
7	和平使命—2010	2010/9/9~25	哈、中、吉、俄、塔等五國參演部隊聯合投入5000多名兵力，於哈國阿拉木圖市及奧塔爾市的馬特布拉克聯合訓練基地舉行軍演。
8	天山—2號	2011/5/5~8	中塔吉三國於中共新疆喀什舉行軍演。
9	和平使命—2012	2012/6/8~14	哈、中、吉、俄、塔等五國參演部隊聯合投入2000多名兵力，於塔吉克胡占德市舉行軍演。
10	和平使命—2013	2013/7/27~ 8/15	中俄雙方在俄羅斯車裏雅賓斯克切巴爾庫爾聯合訓練基地舉行。
11	邊防聯合決心— 2013	2013/ 8	中吉雙方共投入1075名兵力參演，在中吉邊境地區舉行。
12	和平使命—2014	2014/8/24~8/29	俄、中、哈、塔和吉等五國參演部隊聯合投入7000餘名軍人，於中國內蒙古朱日和訓練基地舉行軍演。

資料來源：作者參考上海合作組織官網，「上海合作組織大事紀」，<<http://www.sectsco.org/CN/Yolder.asp>>，檢索日期：2013年10月20日，與發布之最新消息自行整理而成。<<http://www.sectsco.org/CN11/Newmeg.asp>>，檢索日期：2014年10月27日。

上合組織的反恐軍演，雖然核心的議題為軍事協調，但其主要目的之一在於防止美國藉由反恐之名將其實力深入中亞地區，因此上合組織的「反恐」並非以反恐為主要目的，而係一種保衛自身在中亞地區戰略利益的實際作為。如此的反恐作為將造成反恐的區域化（regionalization），排除外在勢力於區域內的反恐作為，區分區域內的「我們」與區域外的「他們」，逐漸形成一種區域內外的敵我認同。而在上合組織的數次聯合軍演中，亦可看出以中俄為首的「和平使命」系列軍演已逐漸形成一種定期性的機制，在中俄的反恐軍演中，雖以反恐為名，實則尚包含了上合組織成立的幾種目的：反分離及反極端主義。由於中俄雙方分別面臨到疆獨、藏獨、車臣的分離主

義，且在西方人權組織不斷的壓力下，中俄兩國已逐漸形成一種反分離主義陣線<sup>56</sup>上的敵我認同，區分為堅決反對打擊分離主義的「我們」與非堅決反對打擊分離主義的「他們」。

因此，上合組織建立後，中俄雙方不論在政治、經濟及社會上交流異常密切，更使得中俄關係從友好的、建設性的成為戰略性的夥伴關係，因為專屬資產和社會認同（上合組織）進入中俄前所未有之友好高峰期。

## 伍、結 論

在中俄歷年來的雙邊公報中，皆公開表示雙方要攜手共進、世代友好、永不為敵。但衡諸中俄過去百餘年的歷史，近二十年來的雙邊友好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是否可推演到未來持續朝向世代友好、永不為敵？

整體而言，回顧中俄兩國關係史，歷史上尚未任何一個時期像現今中共與俄羅斯的關係如此緊密。冷戰後全球戰略環境面臨重大變遷，美國的一超獨霸與北約的東擴，使得中俄兩國在國家生存發展上彼此互相需求與互補，將「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達到前所未有的高點。而中俄兩國領導人的互訪與會面頻率亦達前所未見高峰，俄中雙方領導人會談重心，係從全球戰略高度出發，面對當前變遷中多極化與全球化的世界，強調國家間日益加強的互賴情形，加強「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和睦鄰友好合作關係，開放合作、互惠雙贏，以建立兩國的共識。而兩國總理的定期會晤機制，則係針對兩國元首所達成的共識，來落實兩國所簽訂的各項合作，以及深化兩國睦鄰合作，此外，在國際層面上，更繼續互相支持對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領土的完整。

再者，俄中經貿合作發展快速，而且彼此尚有諸多仍未開發之經貿空間與機會。兩國間都有意願建立中、長期的發展計畫促進與擴大雙方的交流能量。相關計畫旨在改善雙邊貿易，強化機械、技術與電子產品的貿易流通，尋求改善經濟合作、提升投資與在不同領域中實施計劃的最佳方式。兩國皆鼓勵能源領域的合作，其中也包括核能的和平用途的發展合作，航太研究、新金屬、化學、生物科技、資訊科技及通訊等等的發展。俄中經貿合作係建立在雙方共同利益之上，雙方也都有意願建立彼此互惠互利的夥伴關係。因為有上述這些主觀的因素，中俄兩國的經貿合作應可在穩定秩序中持續成長。

---

註 56 中俄雙方的反分離主義陣線，應也包含臺獨。俄羅斯的對臺政策始於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在 1992 年 9 月所簽署的《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俄羅斯聯邦同臺灣關係的命令》，以及同年中俄所簽署的《關於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在這些文件中，俄羅斯聯邦明確地宣示了不會與臺灣建立官方關係的「一個中國」政策與立場。1998 年 11 月在中俄元首會晤時，俄羅斯總統葉爾欽宣布了俄政府對臺的「四不政策」，主張俄方不支持臺獨、不接受「兩個中國、一中一臺」、反對臺灣加入聯合國、不向臺灣出售武器。普丁執政後的對臺政策依然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因此在中俄關係的影響下，俄臺之間的互動僅能在經濟、科技、文化等非官方的交流上低調、穩定地發展。

因此，從本文綜合制度性平衡與分析折衷主義來看，在權力面上，由於中俄都不願見到美國一超獨霸的局面，中俄雙方皆主張多極化，反對單邊主義，因此中俄採取制度性平衡策略，共同主動、積極地介入全球事務，擴大對全球的影響力，反而促成兩國關係進到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

在利益面上，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開始透過一系列具有企圖心的政策，來尋求亞洲新的金融與安全秩序，並藉此獲得其經濟發展所需的大量能源及設備投資，如由中方貸款鋪設石油天然氣管線，由俄方在未來 20 年內以天然氣資源償還本息等，此類專屬資產有助中俄雙邊關係之穩定。

在認知面上，上海合作組織的運作，對專屬財產與社會認同的產生，使中俄關係愈形穩固，無論中俄雙方的原始同盟動機為何，雙邊關係的穩固有利雙方國家利益，將是未來主要趨勢。

由此可知，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意義於是在促成「排他性的制度性平衡」，尤其是在外部威脅夠強大時自然出現需求。而這也是中俄在建立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之初，曾引發一些西方人士的懷疑。<sup>⑦</sup>認為中俄關係基本上是建立在所謂「擱置不信」(suspension of disbelief) 之上，雙方只在儘量淡化差異，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字面意義遠大於實際性質，而這其中最大的變項就是所謂強大的外部威脅「第三國」——美國。

中俄戰略夥伴關係的產生與美國之冷戰後的單邊外交政策走向息息相關，但與美抗衡另一層意義就是願意負擔實際成本，這意味著不僅是國內資源重新定向的成本，也包含著引起霸權不滿的成本。<sup>⑧</sup>雖然美國最主要的政策目標不是影響中俄關係，但是美國對兩國的立場態度會影響到兩國關係。當美國保證協防臺灣，中國就會與俄國友好並且揚言發動臺海戰爭。又或者當美國提倡未來 NATO 應該加入喬治亞和烏克蘭，就會鼓勵俄國與中國合作，使美國對喬治亞和烏克蘭的影響減少。因此如果美國不介入前蘇聯的領土和其他緊張議題，如俄羅斯導彈防禦系統、中國對南沙群島的主權宣稱，那麼就會減少中俄的合作機會。

再者，中俄的雙邊貿易與對方所占之貿易總值都只約 2%與 6%，兩國其實都需依賴西方歐美。相對於中國為了獲取經濟利益所採取的軟性外交政策，俄羅斯則是背負恢復往日大國聲威，雙方基於權力分布而聯手，但當中國逐漸崛起，有朝一日改變權力分布並影響專屬資產與社會認同，甚至超越經濟互賴考量，美國回頭為了壓制中國，轉而拉攏俄羅斯，屆時，中俄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或是世代友好、永不為敵就難免會面臨變數與考驗。

\* \* \*

(收件：2013 年 8 月 14 日，接受：2014 年 2 月 26 日)

註 ⑦ Bobo Lo “The Long Sunset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Russia’s Evolving China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 No. 2, 2004, pp. 295~309.

註 ⑧ David Kerr,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nd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From Hegemony to Concert in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49 (2005), pp. 411~437.

# Review and Outlook of 20 Years of China-Russia Relation: Power, Interest and Identity

*Wu-Ping Kwo*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Jing-Yun Hsu*

Assistant Professor  
Division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Chien-Hao Huang*

Ph. 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Diplomacy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Abstract

In the last two decades, China-Russia relations have turned from “friendly” and “constructive,” to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d reached an unprecedented peak. Indeed, the nature of the Chin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is based on the consensus of power distribution in East Asia, while facing threa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bilateral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The diplomat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and bilateral interaction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but also influences the balance of power among great powers of East Asia. The bilateral consensus to counterbalance U.S. hegemony and tension in pursuing state interests have deepened the Chin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the wavering U.S. unipolar system and the rise of China as a world pow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Russia has gradually deviated from the traditional “balance of power” to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Russia relation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from an integrated model of “analytical eclecticism” and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erms of power, interest, and identity. Utilizing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hree schools: neorealism,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the purpose is to understand the motives, trends and future developments of the Chin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Keywords:** China, 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 參考文獻

## 一、中文部分

- 人民日報，「李克強與梅德韋杰夫共同主持中俄總理第十八次定期會晤」，2013 年 10 月 23 日。〈<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3/1023/c1024-23293881.html>〉。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27 日。
- 上海合作組織，「上海合作組織大事紀」，〈<http://www.sectsc.org/CN/Yolder.asp>〉。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20 日。
- 中國評論新聞網，「中俄聯手拋棄美元，抗衡美霸權」，2010 年 12 月 1 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15/2/5/7/101525753.html?coluid=2&kindid=4&docid=101525753&mdate=1201221647>〉，檢索日期：2012 年 10 月 6 日。
- 中國評論新聞網，「習近平晤普京 烏克蘭與能源成焦點」，2014 年 9 月 13 日。〈<http://hk.crntt.com/doc/1033/8/2/5/103382545.html?coluid=122&kindid=3872&docid=103382545&mdate=0913001840>〉，檢索日期：2014 年 10 月 27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2005 年 7 月 5 日，〈[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lhg\\_610734/zywj\\_610746/t206068.shtml](http://www.fmprc.gov.cn/mfa_chn/gjhdq_603914/gjhdqzz_609676/lhg_610734/zywj_610746/t206068.shtml)〉，檢索日期：2014 年 3 月 6 日。
- 中國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2012 年 12 月進出口商品主要國別（地區）總值表」，〈<http://www.customs.gov.cn/publish/portal0/tab44602/module108994/info412938.htm>〉，檢索日期：2013 年 10 月 6 日。
- 中國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海關統計快訊」，〈<http://www.customs.gov.cn/tabid/44602/Default.aspx>〉，檢索日期：2013 年 9 月 22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表 15 俄羅斯對中國出口主要商品構成（類）」，國別報告網，第 1 期（2013 年），〈[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2883](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2883)〉，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22 日。
-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綜合司、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表 16 俄羅斯對中國進口主要商品構成（類）」，國別報告網，第 1 期（2013 年），〈[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2884](http://countryreport.mofcom.gov.cn/record/view110209.asp?news_id=32884)〉，檢索日期：2013 年 11 月 22 日。
- 江澤民，「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收於中國共產黨主編，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國人民代表大會文件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年）。
- 江澤民，「共創中俄關係的美好未來——在莫斯科大學向俄羅斯各界知名人士發表的演講」，中國經濟網國務院公報，2001 年 7 月 17 日，〈[http://gov.ce.cn/home/gwygb/2001/26/200606/06/t20060606\\_7231680.shtml](http://gov.ce.cn/home/gwygb/2001/26/200606/06/t20060606_7231680.shtml)〉，檢索日期：2012 年 10 月 2 日。
- 洪美蘭，「中國大陸與俄羅斯貿易關係之發展、轉變與其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



13卷第3期(2012年7月),頁1~48。

新華網,「關於中俄相互關係基礎的聯合聲明」,1992年12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27/content\\_642356.htm](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2-11/27/content_642356.htm)>,檢索日期:2010年3月27日。

新華網,「中俄互換《關於中俄國界東段的補充協定》批准書」,2005年6月2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02/content\\_3036268.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5-06/02/content_3036268.htm)>,檢索日期:2012年10月6日。

新華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進一步深化平等信任的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2012年6月6日,<[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06/c\\_112137977.htm](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6/06/c_112137977.htm)>,檢索日期:2013年2月4日。

郭武平、劉蕭翔,「上海合作組織與俄中在中亞競合關係」,《問題與研究》,第44卷3期(2005年5~6月),頁125~160。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蔡昌言、連弘宜,「『中國崛起』對中美與中俄關係發展之戰略意涵」,《遠景基金會季刊》,第9卷第3期(2008年7月),頁81~128。

## 二、英文部分

Barnett, M. and J. Levy, "Domestic sources of alliances and alignments: The case of Egypt 1962-73,"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3 (1991), pp. 369~395.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Vol. 81, No. 4 (2002), pp. 20~33.

Cohen, A., "The Bush-Putin Summit Agenda: Russian Peacekeepers for Iraq?"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September 19, 2003, in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3/09/Old-The-Bush-Putin-Summit-Agenda-Russian-Peacekeepers-for-Iraq>>. Latest updated in August 15, 2012.

Clinton, Hillary,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 *Foreign Policy Magazine*, 2011, in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 Latest updated in 15 October 2013.

Daniszewski, John, "Far East Void Eats at Russia," *Los Angeles Times*, July 19, 2001.

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 "Status of Nuclear Weapons States and Their Nuclear Capabilities" (March 2008), in <<http://www.fas.org/nuke/guide/summary.htm>>. Latest updated in November 27, 2013.

Gazprom, "Power of Siberia," <<http://www.gazprom.com/about/production/projects/pipelines/ykv/>>. Latest updated in October 27, 2014.

Global Fire Power, "The GFP Top 10" (2013), in <<http://www.globalfirepower.com/>>. Latest updated in December 7, 2013.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He, Kai,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conomic Independence and Balance of Power Strategies in Southeast Asi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4, No. 3 (2008), pp. 489~518.
- Huntington, Samuel,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2 (March/April 1999), pp. 35~49.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2013), in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weo/2013/01/weodata/weoselgr.aspx>>. Latest updated in October 15, 2013.
- Katzenstein, Peter and Rudra Sil, "What is eclecticism and why do we need it?" presented for the 7th Annual Meeting fo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Washington DC: APSA, September 1~4, 2005).
- Kegley, Charles W. Jr. and Gregory Raymond, *When Trust Breaks Down: Alliance Norms and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SC: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 Keohane, Robert O.,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and State Power: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9).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89).
- Keohane, Robert O., "The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Towards a European-American Research Programme," in Volker Rittberger, ed., *Regim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3), pp. 23~45.
- Keohane, Robert O., "The Demand fo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n Stephen D. Krasner, ed.,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325~355.
- Keohane, Robert O., *Power and Governance in A Partially Globalized World* (London: Routledge, 2002).
- Kerr, David "The Sino-Russian Partnership and U.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From Hegemony to Concert in North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No. 49 (2005), pp. 411~438.
- Krasner, Stephen D.,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 Kristensen, Hans M. and Robert S. Norris, "Russian Nuclear Forces, 2013"; "US Nuclear Forces, 2013"; "Chinese Nuclear forces, 2013";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 2013, in <<http://bos.sagepub.com/cgi/collection/nuclearnotebook>>. Latest updated in 6 March 2014.
- Li, Jingjie, "From Good Neighbors to Strategic Partners", in Sherman W. Garnett, ed., *Rapprochement of Rivalry?—Russia-China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Asia*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0), pp. 71~98.
- Lo, Bobo "The Long Sunset of Strategic Partnership: Russia's Evolving China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0, No. 2 (2004), pp. 295~309.

- Marcus, J., "Kosovo and After: American Prima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3, No. 1 ( Winter 2000 ), pp. 79~94.
- Morgenthau, Hans J.,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 New York: Alfred A. Kopf, 1960 ).
- Yariomenko, Sergij, "The Problem of Border Zones and Regions in Modern Geopolitics," *Tiltai / Bridges*, Vol. 45, No. 1 ( 2009 ), pp. 55~60.
- Ruggie, John G.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Concept s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29, No. 3 ( 1975 ), pp. 557~583.
- SIPRI Fact Sheet, "Trends in World Military Expenditure, 2012," 2013, in <<http://books.sipri.org/files/FS/SIPRIFS1304.pdf>>. Latest updated in March 6, 2014.
- Snidal, Duncan, "Relative Gain and the Pattern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 pp. 4~11.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 Book 2005: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Suh, J. J. "Bound to Last? The U.S.-Korea Alliance and Analytical Eclecticism," in Peter J. Katzenstein, ed.,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Identity, Power and Efficiency* ( CA: Stanford Press, 2004 ), pp. 131~171.
- Waltz, Kenneth N.,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 New York: McGraw-Hill, 1979 ).
- Wendt, Alexander, "Constructing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0, No. 1 ( Summer 1995 ), pp. 71~81
- Wohlforth, William, "Realism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 Winter 1994/95 ), pp. 91~129.
- Walt, S. M.,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M. E. Brown, S. M. Lynn-Jones, and S.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5 ), pp. 208~247.
- Yariomenko Ko.
- Wu, Yu-Shan, "Russia's Foreign Policy Surge: Causes and Implications." *Issues & Studies*, Vol. 45, No. 1 ( March 2009 ), pp. 117~162.
- Zagoria, Donald S., *The Sino-Soviet Conflict, 1956~1961*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
- Zhao, Quansheng, "Managing the Challenge: Power Shift in US-China Relations," in Quansheng Zhao and Guoli Liu, eds., *Managing the China Challenge: Global Perspectives*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 pp. 230~254.

### 三、俄文部分

Encyclopedia Terroristica, "Концеп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7),” in <<http://terroristica.info/node/208>>. Latest updated in August 17, 2012.

Гао Сиюнь, “Торговля 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Россией: переход на новый уровень,”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05 мая 2010) , in <<http://pribaiikal.ru/standpoint/article/4180.html>>. Latest updated in October 6, 2010.

Иванов, И., “Россия в Азии и Азия в России,” *Азия и Африка сегодня*, N1 (2004), с.2~5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екларация о создании Шанхай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June 15, 2001, in <<http://www.mid.ru/BDOMP/Ns-rasia.nsf/arh/953B8F6208B80B6743256CCA0025DD9A?OpenDocument>>. Latest updated in August 15, 2012.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оды в политике: Евгений Примаков написал свою книгу,” December 9, 1999, in <[http://www.ng.ru/style/1999-12-09/16\\_years.html](http://www.ng.ru/style/1999-12-09/16_years.html)>. Latest updated in August 15, 2012.